

皇

清

經

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五百七十一

學海堂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

王載著

甘誓第四

虞夏書

說文墨子皆謂之夏書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

堯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語言之別也

說文三篇言部曰讐咨也讐者今之嗟字也

六事之人子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正釋文曰徐音征王裁按此舊音也古耕清部字皆有平無上去正字不論何訓皆讀平聲正月其一也或謂秦人諱政而改正月字爲平聲真淺陋之說

天用剿絕其命

剝唐石經及各本誤作勦今改正

說文四篇刀部曰剝絕也从刀臬聲夏書曰天用剝絕其命
釋文剝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剝與玉篇切韻同釋文
原本當如是子六反之音猶存於集韻一屋但依新定釋文
誤改其字作勦耳玉篇剝子小切絕也一作剝同今本猶爾
所云切韻卽謂陸法言之書切韻勦絕也子小切剝同出說
文蓋馬本作剝卽剝字之異者衛包謂剝爲古文而改爲勦
亦無非是而竟改爲从力之勦於是五經文字力部曰勦楚
交反見禮記又子小反見夏書而刀部反無勦字此序例所
謂唯今文尙書改就今字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而不知衛
包巨謬非可附和也開寶中依衛包改釋文旣改大書之剝

爲勦復將馬本作剽之剽改爲巢重紕馳謬不可讀矣玉篇
廣韵多有仍舊之美从力之字訓勞从刀之字訓絕至集韵
之修乃於一屋內有从力之勦訓截也羣經音辨力部亦云
勦絕也蓋惑於新定釋文也

廣雅勦勞也曹憲注辨禮勦說从刀左傳勦民从力甚明

曲禮無剽說今俗云剽截謂不顧其通截而取之與說文義
合鄭注剽猶墮也則讀剽同摯摯墮皆斂也曲禮釋文初交
反一音初敎反釋文意讀同鈔非也當讀子小反

史記夏本紀作勦亦是誤字

又按剽字見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填外將軍封剽胡子又詔
曰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剽絕之矣

此實用尙書剝絕字也師古曰剝截也

又按說文水部濯讀若夏書天用勦絕勦必勦之誤勦與刀部所引不合蓋淺人以今之尙書改之也或曰古文尙書有別本馬本作勦是也

今子惟共行天之罰

共唐石經及各本作恭此依衛包改也今更正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子共行天之罰也

殷本紀今子維共行天之罰

漢書王莽傳共行天罰兩見翟義傳共行天罰兩見字皆作

共與尙書合師古皆讀曰恭誤也

莽傳共行天罰誅莽師古讀曰供供乃恭之譌

白虎通三軍篇尙書曰命子惟恭行天之罰王裁按命字蓋

誤其共作恭者後人所改也與其所作漢書兩都賦皆不合
玉裁按尙書恭敬字不作共如允恭象恭同寅協恭兕曰恭
乃弗克恭厥兄惟御事厥棐有恭惟恭奉幣作周恭先嚴恭
寅畏罔丕惟進之恭皆是也共奉之字不作恭如甘誓共行
天罰不共命般庚上各共爾事般庚中顛越不共般庚下共
承民命敢共生生牧誓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召誥用共王
能祈天永命無逸微柔懿共以庶邦惟正之共以萬民惟正
之共君奭大弗克共上下嗣前人共明德柴誓無敢不共孔
傳多訓爲奉或訓爲供待皆是也漢石經之存於今者無逸
一篇中嚴恭作恭懿共維正之共皆作共可知二字之不相
混儻古文尙書經文本作各恭爾事恭行天罰之類何必紆

回訓爲奉乎尙書全經言恭者何以不皆訓爲奉乎周禮全經供字皆作共詩溫溫恭人敬恭明祀溫恭朝夕字皆不作共小雅靖共爾位鄭箋共具也則非恭字也

表記引作恭與詩不合大

雅克共明荆虔共爾位毛傳皆云共執也鄭箋古之恭字或作共云或則僅見之事也昏秣靡共鄭箋無官共其職事者毛詩恭共分別亦如是爾雅釋故供時共具也供共竝出共者供之假借字惟左傳昭七年三命茲益共其共也如是襄十三年君命以共與僖四年王祭不共字不分則鄭君所謂古之恭字或作共者據左氏言他經不爾也衛包誤認共恭爲古今字遂改尙書訓奉之共悉爲恭釋文原本各篇皆當有共音恭之語至開寶中以爲無用而刪之遂使古經用字

義例蘊蘊於終古矣

又按說文三篇共部曰共同也龔給也八篇人部曰供設也
一曰供給也是則供龔音訓俱同而古經假共爲龔尙書甘
誓共行天之罰孔傳共奉也奉與給義同此假共爲龔也故
呂氏春秋高誘注引正作龔龔訓奉非恭敬之謂也宋次道
家古文尙書凡恭敬字皆作龔此不通小學者所爲適與衛
包意見合

呂氏春秋先己篇曰夏后柏啟

孫氏詒
穀校定

與有扈戰於甘澤而

不勝高誘注曰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予
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
龔行天之罰

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選卷五十作恭誤也吳志
三嗣主傳注孫盛曰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玉裁按
此用龔字與高誘同

文選鍾士季檄蜀文命授六師龔行天罰李注尙書曰予惟
龔行天之罰

文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
王業也李善注云尙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

後漢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李賢注曰尙書武王曰今予
惟龔行天之罰玉裁按李善李賢所據尙書皆作龔字也善

注文選之例如文選作龔尙書作其必引書而明之曰共與

龔同然則唐初尙書本實有作龔者

假令龔卽恭字則下文
允恭乎孝文何以不作

龔
乎

荀悅武帝紀四立皇子闕爲齊王策曰烏呼念之哉龔朕之
詔漢書武五子傳作共義同謂奉朕之詔也師古注非史記
三王世家作恭則淺人所改也

又按漢書恭敬字皆不借共惟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昔唐
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此蓋班
氏所據論語作共己正南面如魯論車中內顧班用古論不
曰顧之類師古當云讀曰供奉也乃云讀曰恭亦誤

又按秦和鐘銘龔寅天命言奉敬天命也通雅云卽恭寅非
又按龔給龔奉義本無二龔亦可作供而古經多假借共字
唐已後人分別龔字不用而龔給字專用供是以惟正之共

用共王能祈天永命無敢不共孔訓供待者皆經改爲供字
而其餘訓奉者以奉與敬義略近盡改爲恭字此其大略也
又按漢書多以共爲供奉供給字如王莽傳一篇中曰輔導
共養以安宗廟曰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曰不能共事天地
曰大不克共上下曰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曰共行
天罰曰共卿工卿曰曰自共給其訓皆奉也其音皆平聲師
古注或讀曰供或讀曰龔或讀曰恭或音恭全無確見其言
讀曰恭者乃衛包之先路也凡古言讀曰者皆易其字

又按史記一書如似恭漫天貌曰恭嚴恭寅畏皆作恭不作
共而甘誓牧誓共行天之罰女不共命皆作共不作恭可見
自古分別今文尙書古文尙書所同也

左不攻于左

攻墨子明鬼下篇作共其義蓋亦訓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共也

女不共命

孔傳釋以奉我命知經文本作共衛包改作恭非也墨子夏本紀皆無此女不共命

詩閟宮正義引甘誓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字皆作共此衛包以前本如是周禮條狼氏疏引甘誓皆作恭則天寶已後所改也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

攻墨子作共

御非其馬之正

小雅出車箋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政王裁按此用甘誓語也甘誓傳云御以正馬爲政者也蓋孔以正馬釋政經文原作政與史記合今本作正者非也鄭箋一作憂其馬之不正亦非

墨子御非爾馬之政

史記夏本紀御非其馬之政

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春秋公羊文十三年注書曰用命賞于祖

周禮小宗伯注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周禮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注鄭司農說以書曰不用命

戮于社

按蔡沈本作不用命與唐石經異

子則奴戮女

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舂人槁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

許氏說文用此說

故書曰子則奴戮女論

語曰以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玉裁按古奴婢妻帑字皆作奴故鄭司農釋尙書之奴爲奴婢假令如今本尙書作孥則司農何至釋爲奴婢故知孥是俗字衛包所改尙書原文只作奴也今蘇州呼己所生及奴婢皆曰男女是古者通名奴之理也

詩小雅樂爾妻帑傳曰帑子也正義曰左傳曰秦伯歸其帑
書曰子則帑戮女皆是子也玉裁按唐初孔傳本或作帑尙
屬六書之假借至衛包改作孥則斷不可從矣古時字少尙
書同一御字而或訓迎或如字或訓禦同一奴字而或訓奴
婢或訓子息皆一字可包眾說後人因孔傳訓迎則改御爲
返因孔傳訓子則改奴爲帑爲孥

王莽傳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子則奴戮女
唯不用命者被此辜矣師古曰奴戮戮之以爲奴也說書以
爲帑

此字俗加巾非也

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玉裁按莽所用者

今文尙書說也先鄭注司厲引尙書亦用今文說漢書季布
欒布傳贊曰奴僇苟活亦是用今文說其字則古文今文皆

作奴也

又按漢書文帝紀盡除收奴相坐律令應劭曰奴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奴讀與帑同假借字也玉裁按此可證古字作奴不作帑今本旣依顏說改正文之奴爲帑則又將注中奴帑字互改而不可通矣爲正之如此

又按匡謬正俗說奴戮一條經文本作奴不作孥可證詳見湯誓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子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子